

震撼心灵的划时代杰作、获 97 年国际戛纳电影节金奖

# 失乐园

现代人婚外情的绝唱

[日本]渡边淳一著  
竺家荣译

全新  
译本



珠海出版社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00350390

本书由作者授权  
珠海出版社出版发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失乐园/渡边淳一著

ISBN 7-80607-418-X/I·195 ¥20.00

I. 失…

II. 渡…

III. 小说-日本-当代

IV. I313.54

失乐园

◎渡边淳一 著

竺家荣 译

责任编辑:力 群

装帧设计:春上树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电 话:3331403

邮政编码:519015

地 址:中国珠海市吉大图书大厦4层

印 刷:广东惠阳印刷厂

邮政编码:516001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2.5 字数 275 千字

版 次:1998年5月第1版

2003年2月第2版

2003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0.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60923530

## 内容提要

端庄贤慧的医学教授之妻凜子与某出版社主编久木在一次社交场合邂逅相识。工作狂的丈夫对凜子的冷漠，因工作变动而失意的久木与妻子不冷不热的麻木关系。无爱的家庭婚姻与难于抵御的情感诱惑，使凜子与久木陷入“婚外情”的漩涡。精神共鸣和感官的欢悦体验使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意义。放纵的迷醉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凜子的丈夫以“不离婚”进行报复，久木被匿名信困扰面临降职而不得不辞职。亲人的疏离与世人的白眼使他们秘密同居——偷食“禁果”的人被逐出乐园。为了返回乐园，永久地生活在乐园里，他们踏上了不归之旅，却道：“活着太好了！”

这是一部梦幻与现实、灵与肉、欢悦与痛楚相互交织的震撼心灵的杰作。奇妙的心理活动与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溶入到异域特有的四季更迭的绮丽环境里，令人回肠荡气。这部小说在报刊连载时就引起空前强烈地反响，单行本出版后日本读者争相传阅，改编成同名电影和电视剧上演之后家喻户晓，形成所谓“失乐园现象”。

# 目

# 录

## 失乐园

上

- 落日·····(1)  
秋天·····(24)  
良夜·····(46)  
短日·····(75)  
初会·····(101)  
冬瀑·····(128)

## 失乐园

下

- 春阴·····(163)  
落花·····(189)  
小满·····(217)  
半夏·····(241)  
空蝉·····(266)  
至福·····(290)  
终章·····(309)

# 落 日

“好可怕……”

这句话从凜子唇中流露出来时，久木不觉停止动作，窥看女人的表情。

此刻，凜子确实在久木怀中。娇小匀称的身躯躬成两截，男人宽阔的背部覆在其上。透过床边淡淡的灯光窥见到的凜子脸上，眉头挤出纵深的皱纹，紧闭的眼皮微微跳动，像是在哭泣。

凜子这时候确实处在即将到达快乐巅峰的状态，贪享着从一切束缚女人身心的拘束中获得解放的愉悦而奔向高潮。

而这之前的“好可怕哦……”是怎么回事？

久木和凜子聚会无数，每一次听她以各种不同的言词诉说欢愉。有时候说“不行了”，有时候呢喃“到啦”，也有说“救……我……”即使每一次的说法不同，但凜子的身体正在欢愉顶点得到爆炸似的快感则是不变的。

可是她说“好可怕……”这还是头一回。

久木按捺想回问“为什么”的冲动，更加用力拥抱她，在拼命挣扎却难以逃脱的紧贴感中，凜子反复着小小的痉挛而达到高潮。

久木再开口问她，是在几分钟以后。

发生关系前一直秉持有夫之妇矜持的凜子，似乎以方才的开放为耻，轻轻侧身躬着背，拿起被单盖在胸口到腰部一带。

久木下巴靠在她浑圆的肩膀上低语。

“你刚才说可怕……”

是久木呼出的热气触及耳根的缘故吗？凜子身躯倏地一缩，没有回答。

“什么可怕？”

久木再问一次，凜子那满足后稍微慵懒的声音呢喃着：

“好像全身的血液逆流向体外喷出似的……”

那是身为男人的久木无法想像的感觉。

“可是，感觉很好吧？”

“当然，而且不只是好……”

“我想听听看！”

久木再问，凛子回想似地停顿一下。

“就在忘我地快到达高潮时，皮肤突然起鸡皮疙瘩，一阵哆嗦，那里像太阳般变得又热又大，从中散发的快感涨满全身……”

久木听着，觉得女人那有着多彩多姿变化的身体是多么不可思议而奇怪，甚而觉得嫉妒了。

“这里……”凛子仍然闭着眼睛，示意说。

“你应该没到达这里，但是我却有那种被深而强力刺穿。直通头顶，心想就这么随他去算了的感觉……”

说到这里，凛子突然紧拥久木，久木也更加用劲抱着那还情热未退的躯体，确实感受到在今天对凛子的感觉更深了。

每次性爱以后两人总是相拥而眠。姿势多半是女人横趴，轻轻地把头放在仰卧的男人左胸上，下半身却挨得更紧贴，交缠在一起。

此刻两人也是这样躺着，没多久，男人右手缓缓伸到女人肩后抚摸她的背。凛子像是忘记瞬间前的奔放，安静得很，像狗仔被驯服般闭着眼睛，承受着久木从颈部到背部温柔的爱抚。

凛子的皮肤光滑柔软，久木一夸赞，凛子就小声嘀咕：“是跟你这样以后才变的。”是满溢情爱的行为让女性体内血液流畅。促进荷尔蒙分泌而滋润了肌肤吗？听她说“都是你的缘故”，久木满意得更勤加爱抚，只是逐渐也有些累了，手指动作迟缓下来，凛子也在满足之后的充盈与安适感中慢慢睡去。

当然，在睡着时是采取彼此都舒服的姿势，有时候醒时凛子的头还压在久木肩头，让久木手臂麻痹；有时候上身离得老远，下半身还交缠着。现在就这么睡下，无法须知醒来后会是什么姿势。

但不论如何，男人与女人都习惯且喜欢性爱之后肌肤与肌肤若即若离、适度相拥在床上的那种漂浮的无边无际有些慵散的感觉中。

在这种状态下，久木的脑袋还是清醒的，他把目光移向布帘紧拢的窗户。

差不多六点了，是太阳缓缓沉落在弧形海岸线那端的时候。

两人是在昨天傍晚来到这镰仓的饭店。

周五三点过后，久木离开位在九段的公司，到东京车站和凜子会合，搭乘横须贺线在镰仓下车。

饭店在七里滨畔的小高丘上，时序一入九月，夏天时年轻人熙来攘往的海岸大道上车辆锐减，计程车不到二十分钟就开到了饭店。

久木选择这家饭店和凜子幽会，是因为这里距离东京一小时的车程，颇有暂离都会短旅的气氛。饭店房间可以看见海，也能享受古都镰仓的静谧。再说，饭店才新开张，熟客还少，不太容易被看见。

当然，久木这么想，不见得就是为了不要让人看到他们两人在一起。虽说久木任职的现代书房是出版社，对男女之事比较看得开，但是让人知道他和老婆以外的女人上饭店，终究有负面影响。

能够的话最好尽量避开这种麻烦，他不想让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久木是一直注意这点，小心翼翼地应对女性。

可是认识凜子以后，久木却失去这份避免引人注目的警惕心。

原因还是在于认识凜子这个他最喜欢的女性之后，觉得为了和她见面，多少要冒些危险也是无可奈何的。而让他更放得开的契机，则是一年前解除部长职务，贬到调查室这个闲差之后。

的确，对久木来说，一年前的人事异动冲击太大。本来久木也和一般人一样，希望在公司主流系统中按部就班地往上升。一年

前五十三岁时,身边的人都说他是下任董事候补,他自己也这么觉得。

却是那么突然,不但没有晋升,反而解除出版部长职务,贬到任谁看来都是闲差的调查室。在这人事背后当然有着他对两年前社长换人后社内有一批所谓社长心腹的新势力抬头的认识不清,不过异动既已成定论,再去追究原因也于事无补。

久木自此深深明白,他不但错失升任董事的机会,两年后就五十五岁了,也永远不可能升上董事了。就算职位再有调动,不是换到更冷门的位置,就是外派子公司罢了。有了这层认知后,对前景反而开启一片新视野。

从今以后可以不愧不忙、自由自在地生活了。不论怎么挣扎奋斗,一辈子终究只是一辈子。观念一旦改变,过去觉得重要的东西不再那么重要,反而是从来不觉得多么珍贵的事物突然珍贵起来。

解除部长职务后,头衔虽是“编辑委员”,实际上几乎没有像样的工作。因为在调查室上班,需要搜集各种资料,有时候要整理像是专辑之类的题材提供给相关的杂志,虽然这些是他主要的工作,但没有一件有明确的交差期限。

处身在自由多闲的职位后,久木才发现自己并没有真正打从心底迷恋或爱上一个人。

当然,他过去对太太和其他交往的女性,都抱有好感,也曾偷偷外遇过,但都无疾而终,没有那种整个身心燃烧起来的切实感受。

现在,他想在生命中留下重要的一笔。

松原凛子恰好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久木面前。

就像恋情的邂逅总是偶然的一般,久木遇到凛子完全出于一个偶然的機會。

调到调查室后三个月的去年底,在报社文化中心任职的好友衣川来请他做一场演讲。是一场内容为“文章的写法”的讲座,有



近三十个学员，衣川希望他去谈谈有关文章的话题。

久木并不是实际创作者，只是在出版社编书出书罢了，自觉无法胜任而拒绝。但是衣川说不必想得那么严重，就只谈谈过去读的各式各样文章的经验就行，再者，衣川那一句“你现在不正闲着”让他感动。

衣川来找他，不只是为演讲，还有为被贬到闲差的他打打气的心意。

他和衣川在大学同期，文学院毕业后，衣川进了报社，久木任职出版社，工作地点虽不同，但时常碰面喝酒。六年前久木升任出版部长，衣川也不甘落后似地当上文化部长，但在三年前突然外放都内的文化中心。久木不知道衣川是否喜欢这个异动，但从他说“我也该外放了”这句话来看，他对总社还是有些留恋。不论如何，在被摒除于主流之外这点，衣川先有经验，也因此能体会久木的感受，适时给予安慰。

久木体察他这份心意，也就爽快地答应，在那天晚上到文化中心去。进行一个半小时的演讲后和衣川共进晚餐，当晚还有一位小姐同席，衣川介绍说是在同个中心教书法的讲师，而她正是凜子。

如果那时没有答应衣川的邀请，而衣川也没邀凜子共进晚餐的话，也就不会有两人的邂逅和现在这种不同寻常的关系。

每回想到和凜子的邂逅，久木总要感叹是爱情的不可思议，抑或是宿命使然？

从见到凜子那一刻起，久木内心就产生了莫名的亢奋。

老实说，久木不是没和别的女人发生过关系，年轻时不用说，中年以后也还有几个红粉知己。其中一个喜欢久木的迟钝，另一个说迷上久木那与年龄不符的少年气。久木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迟钝或孩子气的地方，心想这只是别致的夸赞罢了。不过说来也怪，他后来接近其他女性时，便多少有这种自觉。

尽管如此，他接近凜子的方式，确实是孩子气似的专注得连自

己都莫名其妙。

只是经衣川介绍见过一次，一个礼拜后，他就主动照着要来的名片打电话给她。

他过去不是没关心过女人，但像这样积极主动还是第一次，他虽然讶异于自己的作为，但脱缰而出的欲望就是无法遏止。

从那以后，他几乎每天都打电话找她倾诉。

两人正式发生关系是在今年春。

就如当初预感般，凜子果然是很有魅力的女人，但之后久木又再次思索自己究竟是迷上她哪一点？

她的五官不是特别美，但细致可爱，就像一般已婚妇人般丝质保守套装裹着娇小匀称的躯体。三十七岁，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但是最吸引久木的，还是凜子在书法上的才华，她尤其擅长楷书。

从初次见面那一刻起，凜子展现着楷书般的端庄典雅，而后慢慢显现她的温柔体贴，在某一天以身相许后即确实实地放开矜持而趋于开放。

这个转变的过程对久木来说，是忍不住的爱恋，是渐行渐深的痴迷。

性爱之后的两人肌肤紧贴，彼此的动静立刻传给对方。

此刻，当久木偏头望着窗帘紧拢的窗户时，凜子的左手紧攀着他的胸，久木轻轻按住她的手，看看床头柜上的钟，六点十分。

“太阳差不多要下去了。”

窗口可以看见七里滨的海和江之岛，夕阳应该沉在那边。昨天两人抵达时正是夕阳西下时刻，火红的太阳正沉入通在江之岛的桥头丘陵背后。

“要看吗？”久木对凜子说，他从床上起身，披上掉在地板上的睡袍，拉开窗帘。瞬间，眩眼的斜光流入室内，照射地板到床脚一带。

“刚好赶上……”

夕阳此刻正照在面向江之岛的丘陵上，把天空的下半部染成朱红，缓缓下沉。

“过来看嘛！”

“这里也看得到。”

还裸着身体的凜子是受不了突如其来的光亮吗？仍用被单裹着全身，只有上身向着窗户。

“比昨天还红还大。”

窗帘整个拉开，久木回到床上，与凜子并肩躺着。

夏天刚刚结束，饱含热气的雾霭弥漫空中，落日融入那雾霭中，看起来膨胀些，但下半部一沉入丘陵背后瞬间，急速萎缩，变成血堆似的鲜红的球。

“这种夕阳还是头一次看到。”

久木听在耳中——想起稍早前凜子说那里像太阳的话。

此刻，凜子火红的躯体也像夕空中消失的落日一样逐渐冷静下来吗？

久木一边想像——从凜子身后靠过去，一只手按在女人的下腹部。

夕阳留下鲜红蹬光芒消失在丘陵那端后，天空像迫不及待似地变成紫色，夜幕悄悄掩下。太阳一沉，夜的访问突然加速，刚才还金光闪闪的海面瞬即涂上墨色，江之岛的轮廓随着海边的灯光浮出海上。

久木昨晚来到这饭店后，才知道江之岛上有座灯塔，照射出来的细细光带射过留下些许晚霞的天空。

“天黑了。”

凜子低声说，久木点点头，瞬间，凜子像是想起家里般屏息无声。

听衣川说，凜子的先生是东京某大学医学院教授，年纪比凜子大了近十岁，大概四十七八吧！

凛子曾经半开玩笑地说他“只有认真这点可取”，但是久木透过熟人打听到，他长得又高又帅。

既有那样好的丈夫，凛子为什么和自己这样的男人亲密呢？

虽然觉得不可思议，但是问凛子，她也不会老实回答，就算知道了，也没有什么意义。对久木来说，相会的此时此刻才真正重要。

他希望两人独处时能忘掉彼此家里的事，沉浸在只有两人的世界里。

虽然心中这么期待，但凛子刚才望着夜色渐掩的天空的侧面确实笼罩着一层阴翳。

他和凛子从昨天下午就在一起，今天已是第二天，今晚再宿一夜，她就是连续两晚在外过夜了。

当然，这是凛子一开始就答应的，她只是看着逐渐暗下来的天空，突然想起家里而感到不安吗？

久木像要确定女人心中所想似地悄悄伸手到她左乳房下。

凛子的乳房不那么大，但浑圆而有弹性。久木手掌包着那丰腴，感受着温润，继续想着。

刚才那一瞬间掠过凛子脑袋的究竟是什么？

他很想问，但说出口的完全是另一回事。

“要起来吗？”

看着落日沉入海面，两人还在床上。

“关上窗帘好吗？”

久木照她吩咐拉上窗帘，凛子床单还裹在胸前，下床拾起散落床边的内衣。

“好像日夜颠倒似的……”

回想一下，午后坐车从七里滨绕到江之岛，回到饭店时已经三点。

之后直到太阳西沉，两人都一直在床上。

久木墩自己有些讶异，走到隔壁房间，从冰箱拿出啤酒来喝。

就这样眺望黑黑的海好一阵子，凜子淋完浴出来，已经换上白色洋装，头发也用同色发带系在脑后。

“该吃晚饭了，要去外面吃吗？”

昨晚在饭店二楼可以观海的餐厅吃晚餐。

“不是已经订位了吗？”

吃饭时经理过来打招呼，久木告诉他今晚还住在这里后，他说会准备这附近采收的鲜鲍鱼。

“那就再去一次。”

是还留着性爱之后的倦怠？凜子似乎无意离开饭店。

“今晚恐怕会醉哦！”

久木这么说着，凜子微笑的脸上已无先前的阴霾。

久木再打电话确认订位后，和凜子一起到二楼餐厅。

是周末夜，全家出动的客人不少，侍者领他们到经理先已准备好的靠窗座位，两人依着方桌，成V字形而坐。正面对窗户。

“已经什么都看不到了。”

从下午到黄昏，窗前应该都可以看到海景，但在夜晚的此刻只是漆黑一片，只有窗畔的巨松微微浮现树影。

“我们倒是映在上面了。”

夜晚的窗户变成晦亮的镜子，映出坐在桌边的两人，甚至连后面的客人和水晶吊灯都映出来，好像窗户外面还有一个餐厅。

久木望着玻璃窗中的餐厅，逡寻其中是否有熟人。

刚才是侍者领着从入口直到里面的座席，没有游目四顾的余暇。轻垂着眼穿梭桌椅之间，那种走法，说他和女人一道出游没有心虚是骗人的。

而现在他已不在乎有人看到他们两人在一起，虽说心里早有这层打算，但还会在意，应该是镰仓这个地方的关系。

如果是在东京，就算有人看见，也可以说是商量事情或只是单纯的朋友而打混过去，但是在镰仓的饭店共进晚餐，任谁看到都会认为两人有相当亲密的关系，这也没办法，湘南一带有老朋友和亲

戚，未必不会碰上。

久木心中难得这样逞强与怯懦交锋，到最后就这么说服自己。

只要说正好有事来这里，顺便和认识的女性吃顿饭就没问题。主意一打定，回过视线，只见凜子挺直着背，姿态优雅地凝视夜晚的窗户。她那沉稳的侧面，有着任谁看到都无所谓的坚定与沉着。

进餐前，侍酒师过来询问喝什么饮料，久木先点了白酒，正吃着前菜，经理用大盘盛着近海采收的鲍鱼过来。

“做清蒸和奶油焗两吃好吗？”

因为很新鲜，生吃似也不错，但还是听凭师傅处理。

面对的夜窗里依旧倒映着餐厅内景，连附近座席上的每个客人表情都看得清楚。

“不知有没有认识的人？”

久木喝下一口葡萄酒，试探地问凜子。

“因为靠近横滨……”

凜子的娘家是横滨的老进口家具商，大学也在横滨念的，这一带熟人应该不少。但是凜子头也不回，很干脆地答道：“一个也没有。”

从进饭店开始，凜子就没有胆怯的感觉，那态度到现在依然没变。

“刚才太阳落下时，你看起来有些落寞，是想家吗？”

“你是说我？”

“两天不在家……”

凜子拿着酒杯轻笑道：“我担心的是猫咪。”

“猫咪？”

“我出来时它不太舒服，不知道怎么样了？”

久木知道没有小孩的凜子养了只猫，但听她说望着渐黑的天空时所想到的是猫，多少有些愕然。

但紧接着瞬间，久木脑中浮现一个喂猫的男人身影。此刻，凜子的先生在老婆不在的家中和猫独处吗？



老实说,他是很关心凜子的先生和家庭,但真要开口探听,却又有些困惑,心里面虽然很想知道,但同时也担心知道太多反而会怕。

但是刚才听凜子说两天不在家,担心的是猫,反而再次让他心悬她的先生。

“那猫吃什么?”

“有猫食罐头,我想不要紧吧!”

那么,她先生吃什么呢?久木虽然在意,但问到这个就是多问了,至少,不适合当做此刻两人享受进餐乐趣时的话题。

侍酒师过来为他们斟酒,侍者像配合好似的送上鲍鱼。牛排煎得恰到好处,轻烤过的鲍鱼上添着烧肉薄片。

法国菜中久木喜欢清淡口味,凜子这一点似乎相同。

“开动罗!”

性爱之后,凜子似觉得饿了,她用心地吃着,刀叉用在她手中总是美得毫不做作。“真好吃!”

吃的时候凜子变得专注而天真,看着这样的凜子,久木脑中回到刚刚不久前的床上场面。

这话确实难以启齿,不过“真好吃”的确也是凜子自身的写照,那柔中带紧的玄妙触感,才真是美味中的美味。

凜子根本不知道男人正想像着那事,专心吃着鲍鱼,受到她的牵引,久木也把清蒸鲍鱼送进嘴里。

吃完饭时已九点稍过,他们共喝完一瓶白酒和红酒。

凜子酒量不算好,从脸颊到胸前微微带着酡红,是性爱余韵更添加了醉意吗?她眼角也有些倦意。久木比平常醉得快,但不想就这么回房休息。

走出餐厅,探头看看大厅深处的酒吧,人声混杂,只好死心回房。

“到外头看看吧?”

凜子一说，久木立刻打开通往室外的门，屋前就是庭院，往前走十公尺是树丛，眼下荡漾着夜之海。

“有海的味道。”

有一点风，凜子张开胸口吸气，任凭微风轻拂鬓发，久木也配合她的动作深呼吸，感觉海更逼近身边。

“江之岛围在光中……”

如同凜子所说，街灯和车灯照射下的海岸公路描着缓缓的弧线达到小动岬，自岬尖突出海上的江之岛，在海边的光亮中像军舰般浮现，位在山顶上的灯塔光芒，随着夜深更增亮度，从山丘上锐利射进幽暗的海面。

“好舒服啊……”

久木靠向迎风而立的凜子，因为手上端着酒杯，无法拥她入怀，只凑近脸深深一吻。在海岸的清爽气息中，知道两人接吻的只有灯塔的光。

“我去拿酒，威士忌好吗？”

“给我白兰地！”

在海风吹拂的夜晚，庭园一隅有着像是招呼两人来坐的白色桌椅。离开餐厅时以为醉了，但给夜里的海风一吹，觉得还没喝够。

“这是可以看见海的私人酒吧！”如同凜子所说，除了夜空闪烁的星星和浮在海上的灯塔光芒外，没有东西可以潜进他们之间。

在这秘密的酒吧中举杯共饮，这个小角落霎时像脱离现实。浮游在梦中世界一般。“真想就这样不动了。”

凜子真正的意思是两人就这么一直吹着海风？还是不要回东京去？久木进一步试探。

“那么就一直待在这里？”

“你也一起留下吧！”

“只要有你……”

两人就这么望着夜空，不久，凜子呢喃道：“可是，很难吧！”





这是什么意思？久木不懂，重新想到自己的家庭。

没有人知道久木此刻在这家饭店。昨天离开公司时只跟办公室的小姐说要“早点回家”，跟太太也只说“有事要调查，去京都两天”，太太没有多问，心想要知道他人在哪里，打电话问公司就知道。

独生女儿结婚后，家里就剩下夫妻两个，太太正热中于熟人介绍的陶器厂商营业顾问工作，常常比久木还晚回家。夫妻间也只是些例行性交谈，没有一起吃饭出游的雅兴。

即使如此，久木也不曾想过要和太太离婚，他只是厌倦现实，不再有心动的感觉，但夫妻到了这个年龄都是这样，他自己也明白。

至少，在认识凜子以前，他是这么想，也觉得这样就好。

久木刚起的思绪又让新从海上吹来的夜风给吹到另一端的天空去，代之而来的是担心起凜子的家庭。

“刚才你说担心猫咪，但你先生呢？”

在人多的餐厅问不出口，在辽阔的夜空下就大胆起来。

“你两天不在家不要紧吗？”

“以前也在外过过夜。”

凜子像告诉星星似的仰望夜空回答说。

“有时为书法的工作随老师到各地上课，或是开展览会。”

“那……这次也是拿这个理由吗？”

“不是，我说今晚要见朋友。”

“连续两天？”

“有个好朋友住在逗子，周末嘛！”

她是用这借口混过她先生吗？就算真是这样，万一家中有急事要联络她怎么办？

“你朋友知道你在这里吗？”

“我约略提过，没问题的。”

什么没问题呢？久木还是不太明白，凜子干脆地说：“他不会